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八十二　經部

春秋本義卷四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名軌史記又名允惠公庶子隱公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侯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

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戴氏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晏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令書公即位見周王之無政與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也○穀梁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

先君也愚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因舊史也豈徒因舊史哉各以見義焉耳夫諸侯嗣位必受於先君請於天子然後即位以奉天子正朔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受於先君也定公不受於先君亦書即位者為季氏所立而行即位之禮也莊閔僖不書即位以繼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公非繼故亦不書即位者亦以不行即位之禮也若其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則不可得而知矣桓宣雖繼故而亦書即

位者桓宣事與莊閔僖異矣莊閔僖之先君見弑於他人桓宣則弑君自立肆然行即位之禮舊史安得不書即位哉聖人安得不書即位以見義哉故十二公不問書即位不書即位皆有不請命天王之辠惟桓宣有辠之中重有辠焉聖人雖因舊史而其辠惡自不可掩所以戒後世者深矣餘見僖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杜氏曰垂犬丘衛地張氏曰執篡立而懼諸侯之討

已欲外結好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篡弑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㫷鄭伯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桓公弑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同誅者鄭與魯同好往來之國不能舉大義誅凶逆以正王道以明諸侯討賊之義而規規於尺寸之土分毫之利親去南面之尊而會弑君之賊鄭伯之㫷不容誅矣葉氏曰隱公初齊晉猶未强鄭莊公獨雄諸侯及使宛來歸祊之

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賂然後始同好而為越之盟三傳蔽於易祊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為賂是以并垂之事而失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借也璧瑞玉環也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劉氏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愚

謂鄭莊以辭歸魯以假爲名實求許田朴鄉呂氏所謂鄭將以要魯而爲之辭者也孫氏曰天子所封不可假也擅假天子之田自恣若此高氏曰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曰越近垂地名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康侯胡氏曰是肆人欲而

滅天理等君父於弁髦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春秋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弑繼書桓公晏然行即位之禮繼書公會鄭伯于垂繼書鄭伯以璧假許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公弑逆簒立鄭伯貪利黨惡之辠顯如日星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何俟一字褒貶哉

秋大水

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凡為災則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天下有召災之實春秋之間一魯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又可勝紀乎○董子曰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叙則休

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彛倫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聖王不作久矣天下之災多矣悉書之則不勝書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内災則書之外災則或舉一二則天下之異從可知矣康侯胡氏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而曰洚水警予者何也曰堯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耳是知

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耳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災者必引堯為解惑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大宰華父名也與夷殤公名也高氏曰案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孫氏曰字者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

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苟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桓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張氏曰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殺孔父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也康侯胡氏曰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無愧矣愚謂殤公見弒已兆於宣公舍殤公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殤公之日而成於殤公不務修政以實其國而

敝敝焉以伐鄭殺馮為心故及此禍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見弑之君二十四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荀息當是時天下之為人臣者或亡國以自存或賣君而苟位滔滔是也三人者或投萬死以赴君之難或持大義以障君之賊事既不果以死繼之君存則與之俱存君死則與之俱死食君之祿立君之朝義不忍與姦臣賊子並生於時冒白刃投死地以同君之禍皎然不欺其心

而自得其死所孔子安得不與之乎然而三人之中其節最高者孔父也劉氏曰孔父之智則未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可謂處命不渝矣君舉陳氏曰死節人臣之極致也誼與其君存亡者也苟不然則不書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楚商臣先殺鬬勃而後弑君不言及愚謂春秋書及其大夫孔父非褒孔父也傷世變也何傷世變也名不正而作亂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

賊弒其君又及其臣也孫氏所謂甚之者是也而說春秋者但褒孔父之賢而不及臣弒君賊賢之大變則是論其末而遺其本矣不可以不辨後仇牧荀息事做此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而稱子者戴氏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存耕趙氏曰春秋諸侯放恣小國往往自卑貶以求容覲禮

廢而班爵不得其正滕杞之類是也愚謂二說相兼其義乃備來朝見隱十一年康侯胡氏曰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莫敢動於為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公以臣弑君為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春秋之所深惡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朱子曰程沙隨作春秋解說滕子來朝處最好如隱公十

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儒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稱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

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之也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侯爵也春秋時杞稱公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滕薛稱侯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此盖周道凌遲諸侯自恣朝覲不常此三國來朝

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禮而朝孔子從而錄之以著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愚謂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宋有弑君之賊諸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華督詢可立之君而立之天下庶乎其可理也今不討賊而後書取鼎則是平宋亂乃黨亂賊也四國之惡著矣聖人據實錄

之為後世有天下國家者之大戒也○君舉陳氏曰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令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為之也陸氏曰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皐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愚謂陸氏之論即春秋屬辭比事之法非區區一字褒貶之謂讀者

詳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古報切大廟之大音泰

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張氏曰郜大鼎郜所造器也莘老孫氏曰鼎自宋得之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穀梁曰曰宋取之宋也張氏曰太廟周公之廟也左氏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取郜大鼎于宋

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他頂切帶裳幅舄衡紞多敢切紘獲耕切綖音延昭其度也藻率音律鞞補頂切鞛布孔切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守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孫氏曰甚之也桓弒逆之人受督弒逆之賂以事於周公之廟可謂甚矣葉氏曰廟之有器所以尊德不義薦之是之謂瀆其祖○邦衡胡氏曰納于大廟足以知公無

廉恥畏憚猶欲誇神以為功也康侯胡氏曰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置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直以弒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其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哉氏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惡自見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氏作杞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當為紀杞時爵已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義見滕子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曰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左氏曰始懼楚也莘老孫氏曰是時楚方僭號欲伯中國蔡

鄭國小而逼於楚懼而謀自安之計孔子書之所以見中國衰而戎狄盛小國恐懼而盟會不暇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其後卒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

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

盛衰之由可考也

九月入杞

穀梁曰我入之也程子曰将卑師少稱人内則止云

入某伐某義見隱二年入向此則弑逆之賊入人之

國見王政之不行而無忌憚之甚也○高氏曰此年

入杞八年入郕其辭雖畧而辠有餘也夫桓弑君莫

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義見隱二年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康侯胡氏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出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

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徃徃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愚謂亦有未踰時而書至者葢諸侯動必以正然後有以告於宗廟而書至令會盟侵伐莫非不正而亦以告廟則非所以事其祖也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致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朴鄉吕氏曰其或不書者史闕之也一出而二事

致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音盈

杜氏曰嬴齊邑泰山嬴縣張氏曰所謂嬴博之間葢齊之東南邑左氏曰成婚於齊也杜氏曰公不由介紹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張氏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罪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婚禮有六皆稱父兄之命

以遺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已之婚醜惡見矣存耕趙氏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於齊以遂終篡夫婦人倫之大而請婚其始也動不顧義取輕於齊終之以文姜之禍不能謹其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君舉陳氏曰胥命者交相命也宋氏曰莫相下也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長

垣縣古蒲邑劉氏曰齊大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自相命非正也○存耕趙氏曰王言作命臣下稟令命自上出者也以諸侯而命諸侯世道之變也周室雖衰天命未改齊祿父衛晉不能作周孚先朝京師以聽王命乃胥命於蒲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晉成紀左氏穀梁作杞公羊作紀今依程子作紀郕左氏穀梁作郕公羊作盛今從左穀作郕

郕見隱五年范氏曰郕魯地恐非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義見隱三年此則食之既天變尤大耳○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

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閒踈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高氏曰翬至此稱公子者桓公命為卿故也張氏曰或曰王命也陸氏曰女文姜也啖氏曰翬以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葉氏曰魯諸公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失常也莊書公如齊逆女不正公親

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遂逆女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子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公之族叔父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主之以敵大夫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慶父仲遂之殺嫡者

有如僑如之譖其君於伯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

九月齊侯送姜女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呼端切

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康侯胡氏曰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

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邢衡胡氏曰公果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也此直曰會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張氏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正大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存耕趙氏曰觀姜氏會讙之書則知姜氏失行之所由實桓公有以啓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邢衡胡氏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書姜氏至自齊以見公會于讙本非親迎非易待男之義也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康侯胡氏曰禮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之○愚案先書公會齊侯于嬴次書公子翬逆女次書齊侯送姜氏于讙次書公會齊侯于讙又書夫人至自齊雖各有失

禮之譏實為後日文姜淫亂桓公見殺起也蓋齊家之道一不正其始終必有莫大之禍屬辭比事履霜之戒深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孫氏曰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所以見桓公為國不能

勤民務農若是也康侯胡氏曰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愚謂至治之世人事順陰陽和四時序風雨節未有無年者也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洪範所謂五事修而休徵應也春秋之時人事亂常陰陽乖戾四時錯令風雨不時洪範所謂五事不脩而咎徵應詩所謂天降喪亂降此蟊賊稼穡卒痒者也故五穀傷耗荒凉鮮薄觀夫大旱大水螽螟蝝蝝無氷木氷殺菽李梅實可見矣

故此書有年以見其餘未嘗有年五穀間熟而無全熟也豈特桓宣而已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郎見隱九年木訥趙氏曰郎令之單父魯臺地近宋愚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以其時見於周禮爾雅左氏者詳矣春月禽獸生育當擇取之故蒐冬物既成可圍守取之故狩且狩有常所令當春而狩不時也遠狩于郎非所也

不時非所害物多矣不仁甚矣聖人書此為後世戒

○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李氏曰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植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封内擇隙地而為之如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也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存耕趙氏曰狩必有藪澤魯有咸丘狩之常處也舍之而于郎非地也孫氏曰狩冬田也

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事次以除稼穡之害下以訓軍旅之事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莘老孫氏曰春謂之蒐者方春之時禽獸孳尾生育之際不可盡殺蒐言其擇取之也夏謂之苗夏之時田苗

盛長有禽獸害苗則田焉言其為苗而田也秋謂之

獮時方肅殺可以順天時而殺物也冬謂之狩狩猶

守也冬物畢成可以圍守而取之也天子諸侯無事

則歲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也取物以祭宗廟也

然而用民不以制則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

性故在田之以時也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

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

所謂四時之田不傷民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

也周室既衰斯禮不講既不以時又不以禮其傷民害物莫此為甚故春秋於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譏不時不禮也康侯胡氏曰春秋必書謹於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曰宰官渠氏范氏曰伯糾字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大夫例稱字邦衡胡氏曰案周有六官大者曰冢宰小者曰小宰曰宰夫小宰爵大夫宰夫則大夫士

兼有之喧稱名者以士也伯糾稱字者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莘老孫氏曰桓公弑君自立天下大惡之人然常恐懼見討於當時令天王之宰聘之則是成桓公弑君之辠而使孤臣孽子含憤忍痛於君父之讎窮天而不報也木訥趙氏曰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辠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

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朴鄉呂氏曰不書秋冬闕文也
西疇崔氏曰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
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
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
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
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日者皆闕文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孫氏曰闕文也葢甲戌之下有脫事爾陸氏曰傳云

公疾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甲戌下
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劉氏曰或曰陳侯
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未詳是否

己丑陳侯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陸希聲曰自此適彼曰如愚謂如往也齊鄭欲滅紀
故往窺其形勢虛實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

於鄭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皋均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强大而紀最小不能當齊鄭百分之一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郱鄑郚三年以鄰入齊而紀亡矣張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合謀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令又相與謀紀自二君謀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

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三年以酄入於齊四年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强暴者二君之辠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康侯胡氏曰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故夫子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辠明紀侯去國之由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莘老孫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仍姓叔字也君舉陳氏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愚謂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因使其子為使也聘使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敗其政矣況聘弑逆之賊乎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高氏曰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

者退處於蓽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存耕趙氏曰渠伯糾來聘矣仍叔之子復來何王室之不憚煩蓋王綱解紐侯度放紛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而加禮焉桓逆賊非可望以大義也用見王室威柄既去惟有區區之恩意爾愚謂此事大旨在下

聘弑逆之賊其使仍叔之子則一事而兼見者也盖子弟預國政其禍遲寵弑逆之賊其禍速子弟預國政政之弊也以漸寵弑逆之賊則亂臣賊子不旋踵而接跡於天下矣

葬陳桓公

高氏曰不書月史失之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祝丘

張氏曰祝丘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莊

三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
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未詳是否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東萊呂氏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
王臣聽君之辭也隱三年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
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
質於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未詳信否陸氏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辨而辠見者也葉氏曰古者諸侯有辠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辠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

康侯胡氏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

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

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

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

大雩

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

旱見記災也存耕趙氏曰孟夏建巳之雩祈穀之常

也他月之雩以旱而祭也程子曰大雩雩于上帝用

盛樂也胡氏曰案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

令魯為諸侯而雩於上帝僭孰甚焉後倣此○孫氏

曰建巳之月常祀也常祀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無

書四月而大雩者建午建申之月旱祭則書故書大

雩者二十一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

賈氏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於上帝於是季氏

旅泰山矣

螽公羊作螺後同

程子曰螽蝗也夾漈鄭氏曰古曰螽今曰蝗公羊曰記災也愚謂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春秋書螽十一

冬州公如曹

葉氏曰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

邑者也孔氏曰曹國伯爵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杜氏曰曹國濟陰定陶縣張氏曰在唐為曹州宋為興仁府濟陰縣趙氏曰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大意與隱元年祭伯來同○葉氏曰貳君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孫氏曰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未詳孰是

杜氏曰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黃氏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莘老孫氏曰其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强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張氏曰此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閲

左氏曰簡車馬也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閲大閲

非諸侯之所得為也況以秋八月行之康侯胡氏曰書八月不時矣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天子諸侯之田其禮異矣周室既微諸侯不道故書大閱大蒐皆譏其僭天子之田也舉魯則諸侯之僭可知矣莘老孫氏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蓋王者一事不兼數者不為也然而大閱之禮

比於三時最為盛大盖當中冬之月田事已畢農功間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雖尊卑大小之不同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取禽獸以供祭祀也但諸侯而行天子之禮又非其時則非也劉氏曰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旗以為左

右和車徒敘和表貉獲禽不越逐不面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邦衡胡氏曰古者大閱必以狩令不言狩則知非古矣桓以兵革不足大合國人而閱之籍其不可用者以補卒乘之闕故曰大閱明年焚咸丘又明年伐邾平時不教民戰至於倉卒之間乃欲驅市人以戰爾殘民毒衆於是為甚此說未詳是否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陳佗也孫氏曰稱人以殺討亂賊也先儒言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蔡人誘而殺之經無所見程子曰佗殺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未詳是否○愚謂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甲

戍之下趙氏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然不可强解矣

九月丁夘子同生

子桓公子文姜所出即莊公同其名也榖梁曰疑故志之竹隱趙氏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榖梁所謂疑故志之者得其説矣盖方是時皆以子同為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詩人據時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書之髙氏曰齊襄文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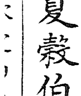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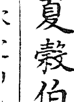
之淫亂盖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魯未嘗亂也莊公母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不書其生則事不見愚謂自此可考莊公三十七歲而始得娶則此又為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起文也○案朱子釋詩展我甥兮有曰姊妹之子曰甥稱其為齊侯之甥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亦穀梁之意也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侯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朱子曰咸丘魯地之近齊者貫道王氏曰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康侯胡氏曰焚咸丘焚林而田也月令曰仲春毋

焚山林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矣戴氏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焚林而田耶○康侯胡氏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孔氏曰世本鄧曼姓穀不知何姓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後屬襄陽府穀城縣鄧即鄧州愚案二君書名未詳疑羨文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或謂穀鄧見逼於楚而朝魯所謂小國附從不暇以救其危者比之無故而朝簒弑者其辠為輕曰二國苟見逼於楚宜莫如孟子告滕文公之法而朝簒弑之賊以覬免難難以為智矣宜其不旋踵而卒滅於楚也不書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呂氏曰宗廟之禮有常非大皆不書惟失時及失禮之大乃書存耕趙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其他有事者二大事者一從祀者一皆非祀禮之正也桓之烝者再嘗者一皆瀆禮不敬之大者祀者國之大事君臣上下狎而用之欲人知孝敬

之實篤君親之義難矣黄氏曰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氏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盖無可改之禮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嵗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

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時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令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為令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為非時而譏之令以夏時参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謂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爾春秋非夏

正而何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何氏曰家采地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未詳孰是莘老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存耕趙氏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魯古者七年一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隱至桓未嘗一

至天子之庭魯之臯將焉逃春秋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戴氏曰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存耕趙氏曰夏而礿禮也烝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

神將以寧神適以瀆神莘老孫氏曰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辠也

秋伐邾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徼者伐之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弑逆之賊而以伐人見王政之益衰也○高氏曰桓自弑立恃其强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郕鄧穀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

討桓公弑逆之辠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雨于付切

戴氏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而驟雨雪陰氣盛也○

黃氏曰諸家多以冬十月為令之八月雨雪非時令

戴氏以夏正冬十月言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

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易秋為冬也存耕趙氏曰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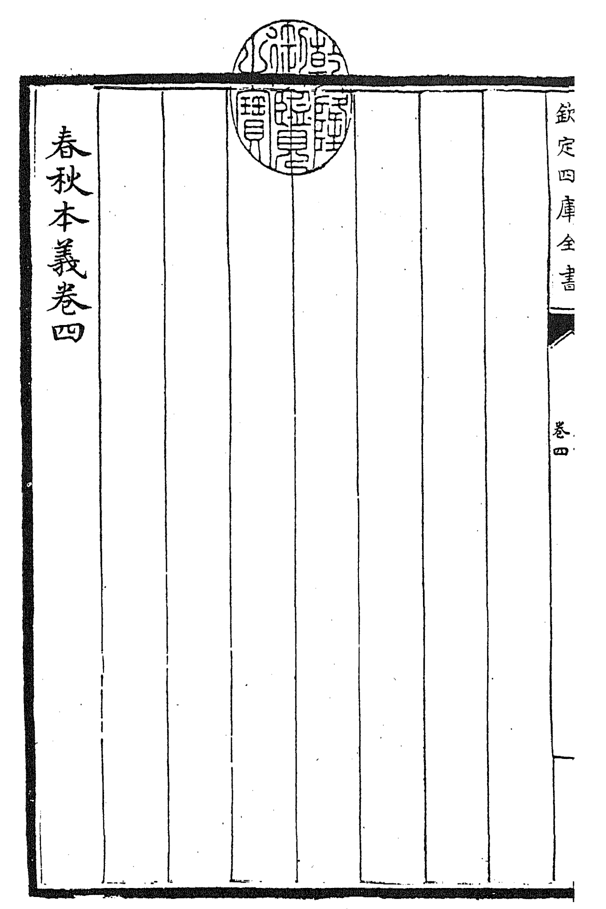
病乎天然後天變示乎人桓之惡德上干天和未雪

而雪所謂乖氣致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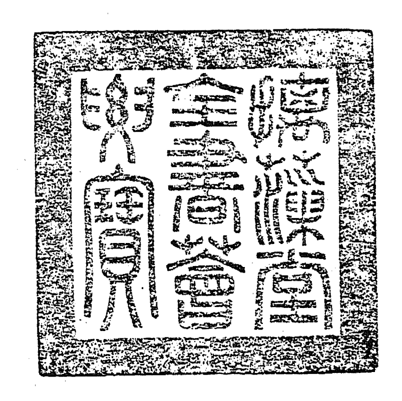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莘老孫氏曰天子三公食采於祭者也穀梁曰遂繼事之辭也存耕趙氏曰因而成事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張氏曰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因是徃輕褻王配

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二說未詳孰是若當時天子使之來魯而又使之遂逆后則過在桓王祭公特有從命之辠耳○胡氏曰案禮天子不親迎使上公逆之何以書以遂事書之也劉氏曰三公者父師之任也坐而論道使之逆女非正也葉氏曰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非矣與劉氏同胡劉二說亦未詳孰是



春秋本義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五

元 程端學 撰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杜氏曰季字姜姓也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戴氏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自父母家言之也歸見隐二年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

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為之娣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書之以防後人猶有畀人為后者○愚謂王后為天下母為擇諸侯嫡女窈窕貞淑然後可以配至尊成内治為宗廟社稷主今紀以畏齊

而謀納女魯以弒賊而主之桓王亦乗機而娶紀之

姪娣上下皆非正義明道之舉嗚呼春秋之作所以

為君子惻怛之心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亦又音夜

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典命凡諸侯嫡子誓於天子而

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茍焉以從

命為孝又焉得為孝乎○穀梁曰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内為失正也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張氏曰春秋以討賊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責之戴氏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劉氏曰此後世所以多子禍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曰會者期辭也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為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趙氏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

朴鄉呂氏曰衛不信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專計利害

不顧義理如此○高氏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隂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弑逆之辠而又輕躁妄動為人所棄正如屯之六三聖人為萬世戒也

黄氏曰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見隱九年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外為志乎此戰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為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為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辠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于魯

境尚為知類也哉愚謂魯衛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于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間隙則忘親背盟興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為後世鑒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微者也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未詳是否杜氏曰惡曹地闕愚謂諸侯專盟是無天子大夫專盟是無諸侯王綱之壞極矣聖人所尤

惜也義又見隠元年盟于蔑○劉氏曰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有大夫脅權文政之惡則又有陪臣執國于上之禍其勢相名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義見隠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愚謂義不在人而在執畧之之辭也康侯胡氏曰祭仲鄭之命大夫祭氏仲字也蘇氏曰名也前說近是愚案突莊公庶子宋雍姞所出即厲公也忽莊公嫡子鄧曼所出即昭公也葉氏曰凡出奔者皆書名盖廹逐者必有與之争國者内一君外亦一君不名無以為辨後倣此邦衡胡氏曰未踰年不稱鄭伯愚案居喪未踰年之君稱子今不

稱子未詳大凡出奔者多不書子與爵如曹羈之類是也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

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突以庶孽謀篡宋莊私突執祭仲奪嫡立庶祭仲執國柄不死節以輔正三者皐大惡極矣然鄭莊之多寵以遺後禍與鄭忽不能君舉朝無忠臣而廢置如反掌與天子方伯不修其職以致姦猾肆行而無所忌舉可見矣○陳岳氏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

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孫氏曰蔡叔蔡侯之弟叔字也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朴鄉吕氏曰折魯地義見隐元年盟于蔑

○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

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再命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
足以恃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鍾公羊作童

杜氏曰夫鍾郕地義見隐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
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
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歟曰盟者春秋之所惡
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專而數會以厚疑
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以卒離

其事可謂著明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口暫切

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義見隱九年會

于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紀左氏作杞公羊穀梁作紀今從程子所定作紀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義見隱

元年盟于蔑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為滑州胙城縣存耕趙氏曰居宋鄭之閒杜氏曰穀丘宋地張氏曰在應天府穀熟縣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厲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張氏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虗公羊作郯

杜氏曰虗宋地義見隐九年會于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義見隐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

誅葉氏曰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夫鍾郕地闞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虚于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為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既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而伐之孰有立

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音斧

鄭伯突也東萊呂氏曰突簒位而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愚謂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

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會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人君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

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丙戌羙文也此盟與卒同日耳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義見隐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内不出主名微者也伐而言戰者宋不服而逆戰也言戰而不言敗績無大勝負也兩年之間六盟會宋宜篤好也一與鄭比則連鄭伐宋鄭突亦忘其立己

之私忿而與魯比此宋不服以至於戰殘民毒衆辠惡極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魯桓鄭突此役是也書及鄭師伐宋辠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辠之也康侯胡氏曰來戰者辠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辠在内戰于宋是也存耕趙氏曰魯軌弑隱宋馮弑殤鄭突簒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敢稱兵為戰見王法之不

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魯侯來會紀鄭也及者三國及之也燕稱人微者也戰稱爵舉重也敗稱師君存而師敗也敗績者敗其軍功大敗也公羊曰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内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莘老孫氏曰紀為齊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於是要魯

鄭之君以為之敵愚謂齊吞小國連諸侯以伐紀自取敗績辠不勝誅矣紀不量力又連魯鄭以戰雖僥倖一勝卒滅宗社其相從諸侯各逞私忿合黨報怨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皆辠也見王政不行諸侯縱恣甚矣杜氏曰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又見隐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為無道恃强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以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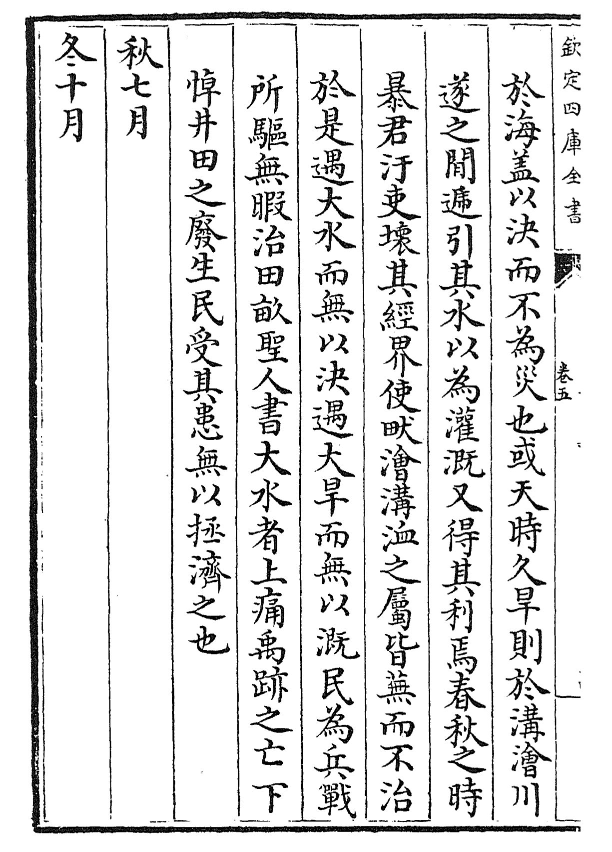
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師與鄰國之諸侯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大水

義見元年○存耕趙氏曰桓元年大水今又大水水天之所生以活人者也大而災焉陰沴之證也夏見則妨農矣髙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農力水旱不能為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道寸入河入江終至



於海葢以決而不為災也或天時久旱則於溝澮川遂之間遞引其水以為灌漑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遇大旱而無以漑民為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跡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義見隐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與鄭伯皆有簒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戴氏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納春秋於是

時而書之愚謂此年正月為公會鄭伯于曹而書若無冰則總繫之春耳藏冰出冰俱在其中與僖二年三年書不雨之法同義與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同蓋無冰不可繫月故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固陰冱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胡氏曰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

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事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黃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葉氏曰經成而後亡也愚謂此
及宣七年孫良夫皆稱使來盟前定也使其弟見隱
七年齊来聘此則盟以伉諸侯甚矣盟見隱元年盟
于蔑此則篡賊之合黨甚矣○莘老孫氏曰春秋諸
侯使其弟来者皆辠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
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辠之也来盟者盟
于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者書曰来盟不言
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存耕趙氏曰請會矣又請盟

焉突盖德軌之排宋而黨巳也来盟涖盟彼此之辭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廩力錦切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氏曰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名公羊曰秋曰嘗愚謂災者火之也當藏而火其粢盛之藏以桓公平日得辠於天不敬其祖之所致也不知省身改過以荅天譴卒敢醌然草鼒即復祭之甚矣其忽天而慢祖也○

存耕趙氏曰御廪之災在致災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葢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趙氏曰譏不改卜也獻可杜氏曰八年書再烝見其瀆也此年書御廪災乙亥嘗見其慢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葉氏曰伐言以己不能敵假人以為用也愚謂宋怨

突之背己又有丁未之戰己巳之敗績故用四國之
兵以伐鄭康侯胡氏曰列國之兵皆統乎天子而敢
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義又見
隐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
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
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己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
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公之辠斯為尤重存
耕趙氏曰是摟諸侯以伐諸侯也齊子猶在哀疚相

與從宋以輿戎木訥趙氏曰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愚謂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立已之恩結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真薄德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家父見八年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

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来求也世亂
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𢀶也義又見
隱三年求賻○葉氏曰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
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
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之器不足而求車用
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獻可杜
氏曰桓公簒立天子未嘗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
服之求聖人所以甚之也張氏曰家父為大夫而無

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辠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僖之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於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所為屬辭比事為春秋教者皆此類也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義又見隐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高氏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

矣義又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書名見十一年鄭忽出奔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

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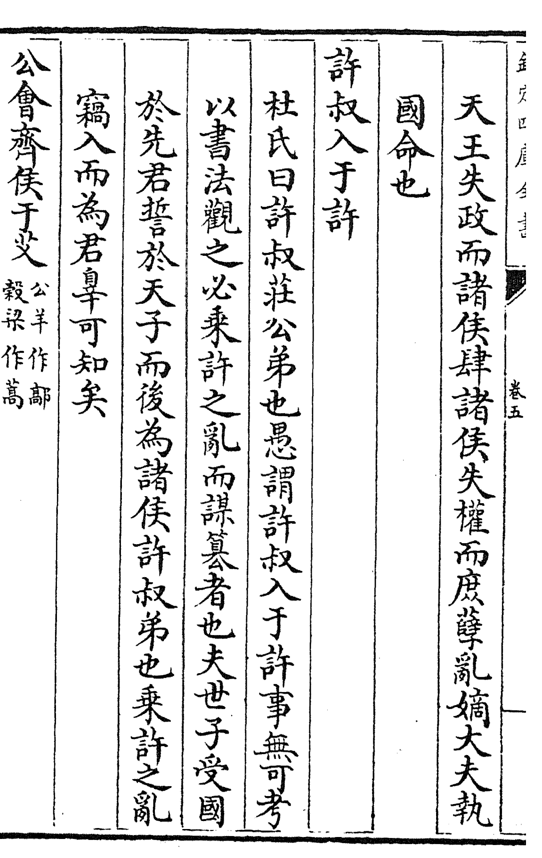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

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陸氏曰逐君之臣其辠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康侯胡氏曰其説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葉氏曰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所以别於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不可絶也邦衡胡氏曰復歸者既絶於國今始復来已失國之辭也二說相須乃備然本義則不在此存耕趙氏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逆順不難知而出入惟祭仲之為聽權臣擅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愚謂春秋書此見



天王失政而諸侯肆諸侯失權而庶孽亂嫡大夫執國命也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莊公弟也愚謂許叔入于許事無可考以書法觀之必秉許之亂而謀簒者也夫世子受國於先君誓於天子而後為諸侯許叔弟也秉許之亂竊入而為君辠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艾見隱六年高氏曰魯嘗與齊絶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桓公之禍兆於此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牟亡侯切

杜氏曰牟國泰山牟縣張氏曰後爲登州牟平縣杜氏曰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後爲拱州寧陵縣愚謂言人則三國之臣也三國以臣而行朝禮

魯以弑逆之賊而安受旅朝之儀見當時禮制之大壞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鄭伯嘗君鄭爾稱名已奔之君皆無他義也入于櫟竊入據邑也公羊曰櫟者鄭之邑也杜氏曰河南陽翟縣張氏曰後屬潁昌府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愚謂突以庶孽奪嫡篡位五年天子方伯不治之又不能君而出奔既奔而又竊入據邑

終始亂鄭舉動莫非穿窬之謀春秋直書其事而皋惡自見矣○程子曰鄭伯突入于櫟突非正也存耕趙氏曰世子復歸于鄭突入于櫟兩辭之閒逆順見矣于櫟未得鄭也然櫟鄭之險邑猶制與京也突雖未得國其後卒君鄭實由櫟而入許氏曰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

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謹夫亂之所自生

愚案莊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突終復簒位已事而觀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衺伐鄭衺余支切公羊作侈

杜氏曰衺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左氏曰會于衺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未詳信否義見隱三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與突其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

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存耕趙氏曰宋馮前年方以四國之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無恒心可知矣未詳是否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義見隐九年會于防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黄氏曰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未詳是否義見隐二年鄭伐衛○吕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盖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存耕趙氏

曰突也馮也軋也均篡賊也背公死黨奪攘矯虔此

風一倡而奪嫡亂國之事相踵於世高氏曰鄭國之

亂宋公實為之宋為首惡未詳是否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

唐

冬城向

孫氏曰下言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高氏曰春

秋有二向此我之邑木訥趙氏曰隱二年莒所入之向也計其後為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之魯莒之争自城向始未詳孰是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雖得時然違王制而勞民力故書○存耕趙氏曰鄭之伐既疲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黄氏曰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為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

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沿商也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為春也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

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辠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衛朔之奔兆於宣公鳥獸行殺二子之時而成於朔為諸侯之後葢朔之君衛五年矣使能治其國家尚足以葢前人之愆而父喪未葬伐紀伐鄭觀春秋所書莫非悖亂之事其失國也宜義又見十五年鄭突奔蔡○君舉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出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

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立黚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邾出郕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杜氏曰黄齊地左氏曰平齊紀也邦衡胡氏曰五年齊鄭如紀謀欲襲之十三年紀與齊戰齊紀之憾深矣公為黄之會以平之存耕趙氏曰魯不量己之力不足以敵齊而輕挾紀以為戰今不知己之力不足

以平齊而輕會齊以為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翠軌切及左氏作會陸氏曰或作及故知誤也

杜氏曰趡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戴氏曰隱公

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趡

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梁作郎公羊無夏字闕文也

杜氏曰奚魯地愚謂齊擅興師其惡可知矣然魯遽

與戰則過矣故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

彼興師而来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

辠則不戰矣此書及齊人戰于奚又辠魯也〇存耕

趙氏曰春盟而夏戰盟非信盟戰非義戰也孫氏曰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

升陘皆此義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杜氏曰封人弟即獻舞也何氏曰獻舞之兄前說

近是穀梁曰自陳有奉焉爾愚謂封人有子無子弗

可考今據經而論季以弟而倚陳歸國是不有天子

與先君之命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為得正但為私謚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者若葬景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人卒葬稱桓侯案左氏桓侯而下有哀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盖蔡人謚其君或公或侯兩稱之耳邦衡胡

氏曰生有黜陟没有謚王者柄此以别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没者不復請謚於王五等壹稱公乃臣子之自謚此稱侯者亦臣子自謚爾書者見其稱公稱侯皆臣子私為之也萬人傑問蔡桓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朱子曰只是文談

及宋人衞人伐邾

莘老孫氏曰邾前年来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師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暇强大縱横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隐二年鄭伐衛○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切又力角切公羊無與字盖闕文

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以告孫氏曰易稱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義也今桓公不能内正夫人之位而與之

外如强齊以致弑逆宜哉○康侯胡氏曰案齊詩惡

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至使淫亂爲二國患爲亂

者齊姜而春秋辠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

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

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殺而書薨義同隱公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穀梁曰

其地於外也左氏曰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

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

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

除之齊人殺彭生愚謂魯軌篡弑天子不征諸侯不

討魯人戴之為君彼自恃其無誰何也於是黨亂賊

淩小國背盟結怨黷武殘民不奔王喪怠忽宗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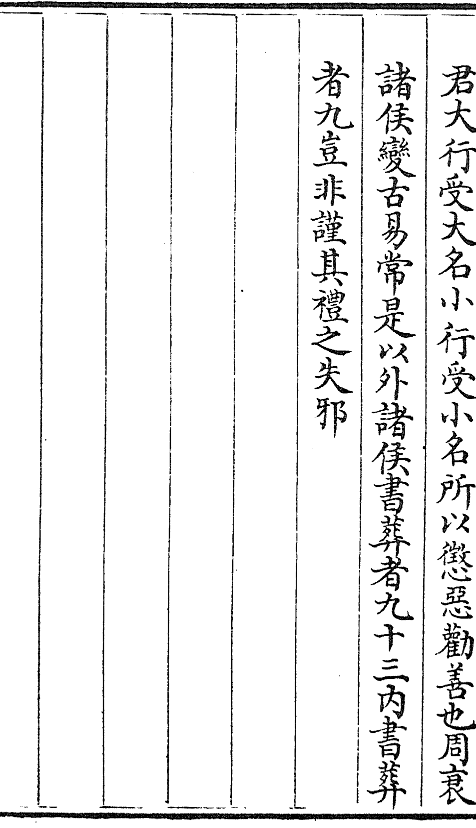
亂取賂儼朝同列身既不正家遂莫齊卒殄於淫婦之禍夫姜氏諸兒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幸免王誅難違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為永鑒哉○張氏曰魯君見弑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盖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

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没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愚謂此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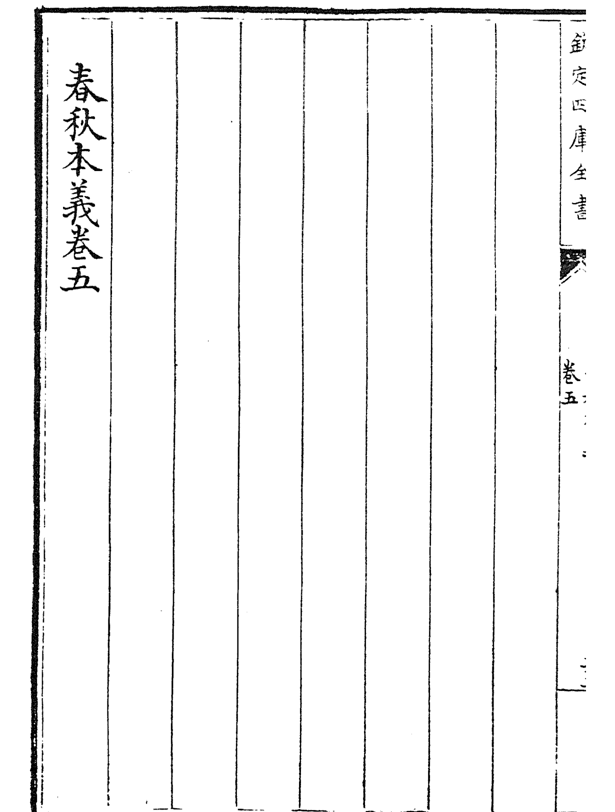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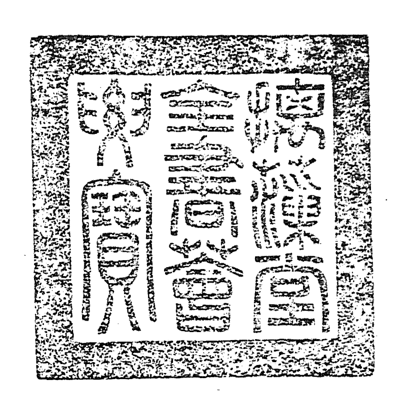
杜氏曰九月而葬緩也高氏曰稱我君别外喪也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義同隱三年葬宗穆公○獻可杜氏曰禮諸侯薨請於天子大夫卒謚於



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勸善也周衰諸侯變古易常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九豈非謹其禮之失邪



春秋本義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